

## 永远怀念的汪国瑜先生

○关肇邨（1952建筑）

我的老师们大部分已陆续故去了，我常常思念他们。其中教建筑设计的几位相对比较年轻，他们比我的师兄师姐们年长四五岁至七八岁，而令我最难忘怀的则是汪国瑜先生。汪先生长我整10岁，生日相差3日，所以凡遇到整十岁的生日，教研组的同志们制备蛋糕礼品集体到汪先生家祝寿，而我也沾了光，算是小寿星，得到大家的祝福。可惜2009年的一次生日，汪先生已重病在身，未能举行他的90岁大庆祝寿活动。之后他便驾鹤西归，令我不胜悲痛之至。

在几位设计课老师中，汪先生和学生的关系最好，总是谆谆善诱，待人亲

切，诲人不倦。不像有的老师发起脾气来会令你惊恐而难堪。如果你的设计图做得不好，他不会给你痛批一通，而是动手多，动嘴少。记得大概是二年级时，他看到我的“幼儿园”设计，干巴巴地摆了几排房子，毫无意趣，经过十几秒钟的审视后，便提笔简单地动手调整了房屋的长度，令其有参差变化，加了一曲富有童趣漏窗的回廊和两段开有月洞门的粉墙，再加上三棵大树、几块草坪，本来枯燥的设计马上灵动起来。因为整个过程是现场勾画，边画边讲，可以看到他构思的过程，让我增加了兴趣，提高了信心。这实在是

对初学者很好的教学方法，我自觉从此得益匪浅。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仍历历在目，如同昨日。

汪先生建筑设计功力深厚，是由于他有广阔的文化基础。他诗、文、书、画都很精到，所以落笔脱俗，品位高雅。他的建筑设计成品虽然数量不多，但所建成工程都是精品。早在1954年，建筑界兴起了追求“民族形式”之风，那时建国初期，经济困难，汪先生在投资受限的条件下，设计建成了清华大学学生宿舍1、2、3、4号楼。这个建筑群布局紧凑，比例匀称，细部精到，



汪国瑜先生（前右2）、关肇邨先生（前左2）与建筑系同学在一起

## □ 师友情



清华图书馆中，汪国瑜先生书写的名人语录

造价低廉，是当时众多探索“民族形式”建筑作品中的精品，获中国建筑学会庆祝建国60年建筑设计大奖。

有一次我参加国家科委在安徽召开的会议，会后我和一位建筑大师随会到黄山一游，我们都知道汪先生的佳作“云谷山庄”就在山下，我们去也有看建筑胜于游山之意。看了之后，我们对山庄与其复杂地形、树石泉溪之契合、徽式建筑之灵活运用等均叹为观止。那位大师问道，如此佳作，怎不见获奖？后来我才得知，汪先生从不注意名利，亦不主动报奖。以后此构获得多项重奖，都是中国建筑学会评选出来的。他的绘画，既有大气磅礴的山水，又有精致繁复的建筑，无论画什么，总有自己的风格：透视关系精准，轮廓明确，构图更是极重经营，一眼便可看出是出自画家兼建筑师之手。

我自觉得到汪先生的关心、爱护更胜于别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去苏联访问进

修，期间曾给我一信并一张他在伏尔加河游船上的照片。这对于一位老师之于学生，是难得的，令我有既是恩师又是兄长的感觉。记得正当“左”风劲吹的时候，有一次运动好像是批判“白专道路”，大会之后，他单独找我恳谈了一次，让我注意方向，鼓励我们一同前进。虽然那时大约何为“红专”道路，谁都是一脑子的糊涂，但是他对我的关心爱护之情令我至今难忘。

汪先生虽然学术地位极高，素养极深，但完全没有架子，对公事私事，均乐于帮助完成。20世纪80年代初，我奉派赴美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当时两国交往初始，似乎出访都要带些有中国特色的礼品。我正在踌躇，他当即慷慨地选出两张装裱好的建筑、山水国画相赠，给了我很大的方便。以后我在校内所设计的图书馆扩建中拟镌名人语录六条以提高学术气氛；又为新建“生命科学楼”提名刻石，凡有所请，汪先生无不慨然允诺，为校园环境增光不少。在世纪之交，我迁居于蓝旗营新居，当时他尚居老楼，但主动提出愿以书画为我新居“补壁”。我冒昧请他赐我一幅《陋室铭》，他当即写了一幅“拙”、秀兼备的《陋室铭》相赠，还介绍了装裱及定制镜框的师傅，令我很快能将此幅墨宝悬于新居餐桌之上。汪先生并亲自来看效果。这种以我之乐为己之乐的精神，令我至今感动不已。多年来每当用餐，或友人来访，均能抬头欣赏，意蕴极深，使我的“陋室”生光。

我与汪先生相交半个世纪以上，他的学识素养、谦和待人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